



退耕錄卷之二十七

天台陶宗儀



四位配享封爵

顏子唐玄宗太極元年壬子二月贈太子太

師配享孔子廟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巳酉

月封兗國公

曾子同前贈太子太保配享孔子廟宋理宗

咸淳三年癸卯二月封邵國公配食大成

殿



子思宋度宗咸淳三年丁卯二月封沂國公  
配食大成殿

孟子宋神宗元豐七年甲子五月追封鄒國  
公配享先聖位次充國公下

宋黃震云往歲顏孟配享並列先聖左近升

曾子子思又並列先聖左而虛其右不以

相向震聞太學博士陸鵬舉云初制顏孟

配享左顏而右孟熙豐新經盛行以王安

石為聖人沒而躋之配享位顏子下故左

聖賢

則顏子及安石右則孟子未幾安石女婿

蔡卞當國謂安石不當在孟子下遷安石

於右與顏子對而移孟子位第三次顏子

之下遂左列顏孟而右列安石又未幾蔡

卞再欲升安石壓孟子漸次而升為代先

聖張本優人有以藝諫於殿下者設一大

言之士戲薄先聖顏子出爭之不勝子貢

出爭之不勝子路出而盛氣爭之又不勝

然後設為公治長有擊其首而叱之曰汝



何不出一爭且看他人家女婿蓋蔡卞安石婿而公治長先聖婿也蔡卞聞之遂不敢進安石於顏子上顏孟左而安石右遂為定制南渡後安石罷配享宜遷孟子以對顏子如舊制議者失於討論故安石既去其右遂虛而顏孟並列於左岳珂嘗記其事近歲增曾子子思又並列于左亦未有討論者

府江濱廟前有樹六株世傳自漢唐以

來即有之其樹高可五六十丈圍約三四尋挺直如矢無他柯幹頂上纒生枝葉若撥櫬狀皮如龍鱗葉如鳳尾實如棗而加大每歲仲冬有司具牲饌祭畢然後來摘金鼓儀衛迎入公廨差點醫工以刀逐箇剝去青皮灰湯焯過入熬熟冷蜜浸五七日漉起控乾再換熟蜜如此三四次却入瓶缶封貯進獻不如此修製則生澁不可食泉州萬年棗三株識者謂即四川金果



也者中名為苦魯麻栗蓋鳳尾蕉也

河南理幕沈易云灞州倡女李哥年十二三  
時時母教之歌舞哥泣曰女率有二繫我獨  
為此乎母告以業不可廢哥曰若此聽母  
母亦當從我好否則有死而已母陽許之  
因是不粉澤不如童所歌多仙曲道情有  
召者必先詢主客姓名然後往人亦預相  
戒毋戲狎哥凝立筵前酒行哥闕目不流  
盼與之酒弗飲州判官嘗忤哥徑還誓不

與見孟津縣達魯花亦厚賂哥母夜抵告  
哥懷利刃閉卧內罵之曰汝職在牧民而  
徇媿之不若可急去不且血汙吾刃矣慚  
怒以田明日知州聞之嘆曰州有貞女而  
吾不知是一失也吾次子明經舉秀才真  
若配以禮聘娶之未幾紅巾入寇夫婦被  
執見哥妍麗將殺其夫哥走前抱夫項大  
呼曰吾斷不從汝求活寇并殺之

劉節婦冀之衡水人通古文孝經小學書適



同郡曹泰財紅巾陷河朔因避兵聊城村  
賊掩至大掠見節婦告郡人中特妍整持  
刀驅之行節婦曰吾婦人惟知從夫而已  
不從賊也賊欲移其心乃盛陳金玉珠璣  
仍用錦繡衣服被節婦身節婦裂碎之強  
擁上馬墜地者數回賊怒繩其項就馬上  
曳之節婦以手爪地以頭觸石流血罵賊  
不絕聲遂遇害

此後倪元鎮有潔病一日眷歌姬趙買兒留

宿別業中心疑其不潔伴之浴既登榻以  
手自項至踵且捫且嗅捫至陰有穢氣復  
伴浴凡再三東方既白不復作巫山之夢  
徒贈以金趙或自諉必至絕倒

稗官廢而傳奇作傳奇作而戲曲繼金季國  
初樂府猶宋詞之流傳奇猶宋戲曲之變  
世傳謂之雜劇金章宗時董解元所編西  
廂記世代未遠尚罕有人能解之者况今  
雜劇中曲調之冗乎因取諸曲各分調類



編以備後來好事稽古者之一覽云

正宮

世端正好 錦繡 衮繡 綉 倘秀才

晚布衫 小梁州 朝天子

四換頭 十二月 老民歌

收尾 叨叨令 醉太平

采古采 笑和尚 蛮姑兒

伴讀書 剔銀燈 道和

柳青娘 雙鴛鴦 攤破滿庭芳

月照庭

塞鴻秋

白鶴子

快活三

出中入

黃鍾

願成雙

醉花陰

喜遷鶯

出隊子

刮地風

四門子

神仗兒

挂金索

水仙子

興龍引

金斝樂三疊

侍香金童

降黃龍衮

塞雁兒

接接高



南品

銀鈎暈

紅細花盤鵬

翠色獅子

盤毬

水藻戲魚

紅徧地雜花

紅徧地翔鸞

紅徧地芙蓉

紅七寶金龍

倒仙牡丹

白蛇龜紋

黃地碧牡丹方勝

阜木

綾引首及託裏

碧鸞

白鸞

阜鸞

阜天花

碧花

姜牙

雲鸞

摺蒲

大花

雜花

古盤鵬

仙紋

濤頭水波紋

重蓮

雙鴈

方棊

龜子

方鞍紋

鴻鵠

棗花

鑑花

疊勝

白毛遼國

回文金國

白鸞

花並高麗國

暉卷紙



高麗

蜀

夾背蜀

楷光

軸

出等白玉碾能簪頂花或碾

白玉平頂

瑪瑙漿水紅

金星石

珊瑚

水晶

蠟沉香

古玉

象牙

犀角

軸捍

赤半兒

得勝樂

雁兒

袂神急

翠裙腰

六么遍

大安樂

大柳葉兒

商調

集賢賓

道遙樂

梧葉兒

後庭花

雙雁兒

金菊香

浪來里

醋葫蘆

青哥兒

大石上京馬

隨調煞

柳葉兒

仙呂出入

黃鸞兒

踏莎行

虫絲釣



蓋天旗

大石

青杏子

念奴嬌

怨別離

念奴嬌

茶蘼香

驀山溪

雙調

詞意

詞意

好觀音

歸塞北

搗鼓體

催拍子

女冠子

喜秋風

詞意

詞意

詞意

六國朝

初問口

雁過南樓

玉翼蟬

林里雞近

鷓鴣天

詞意

新水令

折桂令

小將軍

雁兒落

掛玉鉤

七弟兄

水仙子

步步嬌

風入松

駐馬聽

落梅風

清江引

德勝令

川撥棹

梅花酒

滴滴金

攪箏琶

撥不斷

甜水令

沉醉東風

碧玉簫

喬牌兒

殿前歡

收江南

鴛鴦煞

豆葉黃

慶東原



沽美酒

太平令

一錠銀

荆湘怨

阿納忽

夜行船

鎮江回

中呂出入

胡十八

掛玉鉤序

五供養

行香子

梧桐樹

離亭宴煞

鴛鴦兒煞尾

太平歌

十棒鼓

婦孩兒

挂打燈

喬木查

蝶戀花

慶宣和

棗柳調

石竹子

山石榴

山丹花

醉娘子

海人駙馬還朝

大拜門

鵬刺鳩

不拜門

喜人心

忽都白

倘兀歹

風流體

中呂出入

燕南芝庵先生唱論

古之善唱者三人

凡歌 韓秦娥 沈古之 石存符

帝王知音者五人

唐玄宗 後唐莊宗 南唐後主

宋徽宗 金章宗



三教所尚

道家唱情

僧家唱性

儒家唱理

近世所謂大曲

蘇小蝶戀花

鄧千江望海潮

古之蘇東坡念奴嬌

辛稼軒摸魚子

燕趙之晏叔原鷓鴣天

柳耆卿雨霖鈴

吳彥高春草碧

朱淑真生查子

蔡伯堅石州慢

張子野天仙子

歌之格調

歌之節奏

抑揚頓挫

頂疊塚換

繫紆牽結

敦拖嗚咽

推題九轉

搖欠過透

停聲

待拍

偷吹

拽捧

字真

句篤

依腔

貼調

凡歌一聲聲有四節

起末

過度

撮簪

擷落

凡歌一句句有聲韻

一聲平一聲背一聲圓



聲要圓熟腔要徹滿

凡一曲中各有其聲

變聲 敦聲 抗聲 噓聲

凡得因聲

三過聲

偷氣 取氣 換氣 歇氣

就氣 愛者有一口氣

歌聲變件

三臺 破子 遍子 擷落

實催 全篇 尾聲 賺煞

隨煞 隔煞 羯煞 本調煞

拐子煞 三煞 十煞

唱曲門戶

小唱 寸唱 慢唱 壇唱

步虛 道情 撒鍊 帶煩

瓢味

唱曲題目

由情 鐵騎 故事 禾蓮



擊壤 叩角 結席 添壽

宮詞 木詞 花詞 湯詞

酒詞 燈詞 江景 雪景

夏景 冬景 秋景 春景

凱歌 擢歌 漁歌 挽歌

楚歌 杵歌

歌之所

桃花扇 竹葉尊 柳枝詞

桃葉愁 竟民鼓腹 壯士擊節

牛童馬僕 閨閣女子 天涯遊客

洞裏仙人 閨中怨女 江邊商婦

揚土少年 隴墻優伶 華屋蘭堂

衣冠文會 小樓狹閣 月館風亭

雨窓雪屋 柳外花前

凡聲音各應律呂分六宮十一調共十七宮

調

仙呂宮唱清新絲邈

南呂宮唱感嘆傷悲



中呂宮唱高下閃賺

黃鍾宮唱富貴纏絲

正宮唱惆悵堆壯

道宮唱飄逸清逸

大石唱風流醜籍

小石唱綺旎嫵媚

高平唱條物澆淩

般涉唱拾掇坑塹

歇指唱急併虛歇

大商角唱悲傷宛轉

雙調唱健捷激裊

商調唱悽愴怨慕

角調唱嗚咽悠揚

宮調唱典雅沉重

越調唱陶寫冷笑

有子母調有姑舅兄弟有字多聲少有聲少

字多所謂一串驪珠也比如仙呂點絳脣

大石青杏兒人喚作殺唱的劄子



有愛唱的有學唱的有能唱的有會唱的有  
高不揭低不咽有排字兒打截兒放指兒  
有唱意見有明指兒暗指兒長指兒短指兒  
碎指兒

有一曲入教調者如啄木兒女冠子拋球樂  
鬪鶴鷄黃鶯兒金盞兒之類是也

凡唱曲有地所

東平唱木蘭花慢

大名唱摸魚子

南京唱生查子

彰德唱木斛沙

陝西唱陽關三疊黑漆弩

凡唱所忌

子弟不唱作家歌

浪子不唱及時曲

男不唱艷詞

女不唱樵曲

南人不唱



北人不歌

大凡人聲音不等各有所長有川噪有堂聲皆  
合破簫管有唱得雄壯的失之村沙唱得蘊  
拽得失之老實唱得用意的失之穿鑿唱得  
打稻的失之本調

凡唱節病有困的仄的涎的時的大的有樂  
官聲撒錢聲拽鏗聲猶叫聲不入耳不著人  
不徹腔不入調工夫少徧數少步力少官場  
少字樣訛文理差無叢林無傳授噪拗劣調

落架漏氣

凡唱聲病

散散

焦焦

乾乾

咧咧

啞啞

嘎嘎

尖尖

位位

雌雌

堆堆

短短

憨憨

濁濁

趑趑

格噪

囊鼻

搖頭

歪口

合眼

張口

撮唇

撇口

昂頭

咳嗽

凡添字病



則他

兀那

是他家

俺子道

我不見

兀的

不呢

一條弓

吾撒了

一片子

團樂了

茄子了

大忌鄭衛之淫聲續雅樂之後絲不如竹竹

不如肉以其近之也又云取來歌裡唱勝

向笛中吹

成文章曰樂府有尾聲曰套數時行小令曰

葉兒套數當有樂府氣味樂府不可以套

數

詞山曲海千生萬熟三千小令四十大曲

莊夢塘住松江府上海縣青龍鎮嘗為宋秘書

小史其家蓄書數萬卷且多手抄者經史子

集山經地志醫卜方伎稗官小說靡所不具

書與以甲乙分十門夢塘既沒子孫不知保

惜或為蟲鼠蝕啣或為燭識盜竊或供飲博

之需或應餽覆之用編帙散亂所存無幾至

正六年朝廷開局修宋遼金三史詔求遺書



有以書獻者予一官江南藏書多者止三家  
莊其一也繼命危學士撲特來選取其家慮  
恐兵迫圖識干犯禁條悉付祝融氏及收拾  
燼餘存者又無幾矣其孫群玉悉載入京覬  
領恩澤宿留日久仍布衣而歸書之不幸如  
此

此其家藏書也

陳愛山買顧氏廢族石假山一所移置家園書  
日邀淵白觀之指而謂曰此公族中之物淵  
白笑答曰東搬西倒陳黑然

華亭楓泣戴君實其家巨富妻王氏奴婢無比  
僅有一女贅謝季初為壻君實納一妾于嘉  
興外舍得男王聞之蚤夜怒詈君實不得已  
遣其妾取兒以歸而女恐其長大分我財產  
遂於襁褓中酷加凌虐致成驚疾又不容醫  
療竟就文亡大為喜幸越三年自孕將產夢  
抱此兒及娩得男後隨殯於墓兒亦不育此  
婦女妒婢之報今戴氏絕嗣天道豈遠也哉  
事在至正十五年四月上旬也



江佛奴歌兒也姿色秀麗嘉興富戶濮樂開以  
中統鈔一千錠娶鐵黃象欲到骨如銀荳村  
日落後啼處過客聞之恠恠神書罷即自刎  
帥返驚歎訊二卒欲罪之卒指壁間題倩人  
讀其詩馳白鄧鄧聞之陳陳為立廟而旌表  
云其妻以見公報曰文忠其身大必汝相

至正壬辰秋七月紅巾陷錢唐九月陷吳興延  
陵冬十月陷江陰州州大姓許晉字德昭者  
有武略善格鬪仲子如璋亦英勇遂相謀曰

烏合之衆敗亡可待我族我里何忍坐累焉  
乃潛聚無賴惡少資以飲食保護隣井日有  
餘黨四散抄掠則誘使深入悉燼而埋之所  
居素隱僻賊無知者尋聞官軍駐近郊陰遣  
人納為內應十一月八日浙東宣慰元帥觀  
孫統兵入城晉率所募應之官軍少却晉弗  
之知尚與賊戰於城北之祥符寺前會賊黨  
自他所來倚其後如璋遂與家僮往救手刃  
數人破圍而入偕父力戰衆寡不敵父子皆



死明日官軍復進攻賊遂潰家人得父子屍  
歛而葬之柩車相繼于道見者無不墮淚鄉  
之父老誅之曰父死於忠子死于孝私表其  
里曰忠孝郡上其事于朝不報

胡仲彬乃杭州句隴中演說野史者其妹亦能  
之時登省官之門因得當緣汪授巡檢至正  
十七年七月內招募游食無藉之徒文其背  
曰赤心護國誓殺紅巾八字作號將遂作亂  
為乃州道告授其書各簿得三冊總以一冊

列官餘火之亦誅三百六十餘人

天遣魔軍殺不平不平人殺不平人不平人殺  
不平者殺盡不平方太平此扶箕語驗之今

日果然







孔艱衷情痛憤待士無禮呼名散餅於路傍  
懷壁有謀打院貼圖於牆上厨傳用猾吏內  
外之消息可通試官取貪夫上下之機閱不  
泄陽揭題為言無弊實自生姦寃之心覓厚  
賂力舉還免特欲籍是非之口五服之親不  
避故違

國朝之典章雜犯之卷俱抄恐失手本之名字  
應才 杭州 鼓勇於終場之日局長之信已通  
劉還 杭州 知名於未榜之前代筆之錢盡

去萬戶侯之閱節可駭文人峯之氣力何勤

呂將 鉛山 監門進樂平之八子 許 受董

鄒 受卷通括蒼 許 道傳戴月 江 海即 吳 縣立簿

之二林 彬 祖慶本生之地增輝同列之情不薄

黃璋 江 稱幹首二三月已買試官鮑恂 嘉 在

榜中十四名全賴妻父 建 德知 事 俞鎮藉開元真人

之力葉氏 信 州禮經依永嘉縣尹 林 承之門

江即兄弟 建 寧劉大 希 賢在列賴為省郎之

師沈小 惟 州時登科誰知運史之壻黃岩趙蘭



敵得家兄由寧海為簾外之官瑞安高明託

館主有堂上之友紛紛在眼歷歷難言許

作魁三百定賣幾千株之本卸成州駝榜十

八日納七萬戶澤之錢左者如斯右其可

見尺牘先來於拍府仕宦勢高文潛出於

棘闈師生情密迹手帖全憑巡綽寫懷狹不

避軍人回子入場代筆有此劉之手一家在

榜瞞人起各路之文所謀不減其忠何在王

賀紹興省中典吏不讀書亦解成名李思齊

婺山村童未知禮焉宜中選錯春秋之年分

臨海夢龍姓趙亂周易之陰陽平江俞昂耳

目之所及者如此心術之潛運者難知姑舍

舉人更陳生主俞鎮建德貢緣考試這番豐

辛歲之貨吳暎知事買題登科方得證舊時

之本麟經錯亂因賂取林泉之生生何如嘉

林易義駁雜以各尋夏日之孜孜安用稽

日夏其餘汎汎不必叨叨分經考卷得便私

情自開科曾無此例出院改文以欺公論雖



刊版乃是訛傳歷觀解按之非益見文衡之  
繆指實告官者反惟其罪懷才抱藝者虛費  
其勞趙俶蔣堂空仰天而嘆息江字沈幹徒  
踏地以咨嗟潘伯脩蔡餘慶兩舉矣為聞亭  
吉陸居仁再來告免嗚呼文運已矣吾道安  
之何等主司汙濫壞今年之選舉既生聖世  
進脩冀異日之公明此非一口之經陳實乃  
衆賢之願告有人心者念天理焉至二十二  
年壬寅復有作彈文云文運重開多士歡騰

於此日科場作弊醜聲莫甚於今年啓姦人  
僥倖之門負賢相賓興之意事既如此人其  
柰何切推考試官寔文章之司命詎宜偽定  
於臨期負外郎執科舉之權衡安可公然而  
受賂愼謀既遂清議難容聞人樞膚淺之學  
翰林懷賓主之舊情咬齧山游俠之徒座主  
念梓桑之宿好只因厚契便擢科名尸位憲  
賓進鄉閭之十子君喪臺榭升里閭之三王  
沈庭珪錯破書經混死生於同列戰惟肅不



明詩意強今古於已然朱彞民乃瀕海之強  
梁喻宜之實許門之童子新昌庭瑞翰彩段  
之幾鱣書水莫敢奉白金之一錠張誼固知  
豕豕皆徐中造就之私揚明不辨春秋拜周  
溥作成之賜施省憲貼書之手段懷鄉閭整  
肅之綱常唐肅以詞賦而見收明經安在柯  
理以梯媒而得中對策何長舍第致謀甚矣  
有心之唐溥家兄代筆嗟哉無學之鄭沂靖  
而思之良可醜也白頭錢宰感歸袍戀戀之

情碧眼倪中發倉廩陳陳之粟俞潛徐昂三  
月初早買試官丘民韓明五日前預知題目  
元字乃永南之大賈揮金不啻於泥沙許激  
實雲間之富家納粟猶同於瓦礫拔穎之於  
陋巷餘波有自於揚明趨宋祀於窮途主意  
必資於張誼既正勝之若此則備選之可知  
姑舍前言更陳餘意屈仲字於受卷易經可  
謂失人進公甫於考文麟史大孤衆望不分  
報賓州通豈可與言詩經講進脩孺子烏足



以論易重載連播之白案始諧校藝於青藜  
運信止素之文才嗟老夫之已老孟天暉每  
稱好甯李舉業之久疏大壞士風難逃輿論  
嗚呼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欲致  
用於國豈期貞舉之私此非一口之誣謀實  
乃衆情之公論用書既往以警將來  
丞相伯顏嘗至于陵園於其園中鑿井得一玉  
佛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見筋骨脉絡  
即貢上方又有白玉一段高六尺闊五尺長

士七步以重不可致

杜清碧先生本應召次錢唐諸儒者爭趨其門  
燕盂初作詩嘲之有紫藤帽子高麗靴處士  
門前當怯薛之句聞者傳以為笑用紫色授  
藤縛帽而製靴作高麗國樣皆一時所尚怯  
薛則內府執役者之譯語也

松江府儒學直學沈伯雲因花破錢糧乃與教  
授陳仲微有隙伯雲之父曰君實者老吏也  
一日率婢妾詈錘仲微于途適憲金呂公思



誠分按至府具狀以訴公怒其詬辱師表有  
傷風化每攝赴官服辜君實年逾七旬乞以  
銅贖公判云既能為不能為之事正當受不  
當受之刑卒杖斷之  
張起字起之曰明人有詩名嘗作一聯云別來  
越樹長為客看盡吳山不是家未幾卒詩亦  
有識歎  
丘機山松江人宋季元初以滑稽聞于時商誑  
無出其右遨遊湖海間嘗至福州譏其秀才

不識字衆怒無以難之一日構息一對欲令  
其辭屈心服對云五行金木水火土丘随口  
答云四位公侯伯子男其博學敏捷類如此  
杭州揚鎮一兇徒素不孝於母尤凌虐其妻有  
子三歲愛惜甚至妻常抱負偶失手擲損其  
頭泣而謂姑曰夫歸婦必被歐死不若先溺  
水之為幸姑曰汝第無憂但云是我之誤我  
却去避汝小姑處俟其怒息而還至晚夫歸  
見兒頭破徑捧妻欲殺之妻告曰非我過也



婆擲之耳懼汝怒已往小姑家去遂釋之次日持刀尋母中途截諸石下却到妹家好言誘母還至石邊忿躁詈罵取刀殺母竟失藏刀所在惟見巨蛇介道畏怯退縮不覺雙足陷入地中須臾即沒至膝七竅流血聲罪自咎母急扶抱無計可施走報於婦婦掘地隨掘隨陷啖以飲食三日乃死觀者日數千人莫不稱快時至正甲辰六月也

杭州薦橋側首有高樓八間俗謂八間樓皆富

貴回回所居一日娶婦其昏禮絕與中國殊雖伯叔姊妹有所不顧街巷之人肩摩踵接咸來窺視至有攀緣簷闌窓牖者踏翻樓屋賓主婚婦咸死此亦一大怪事也郡人王梅谷戲作下火文云賓主滿堂歡閭里盈門看洞房忽崩摧喜樂成禍患壓落瓦碎兮倒落沙泥擊斫釘折兮木屑飛揚玉山摧坦腹之郎金谷墜落花之相難以乘龍兮魄散魂消不能跨鳳兮筋斷骨折穩絲脫兮塵土昏頭



袖碎兮珠翠點壓倒象鼻塌不見猶睛亮鳴  
呼守白頭未及一朝賞黃花却在半餉移厨  
聚景園中歌鳥飛來峯上阿刺即著一聲絕  
無聞哀哉樹倒胡孫散阿老瓦倒刺沙別都  
丁木楔非皆回回小名故借音及之家鼻猶  
睛其貌上纒頭袖其服色也阿刺其語也  
聚景園回回叢冢在烏飛來峯猿猴來往之  
處

嘉興白縣尹得代過姚莊訪僧勝福州間遊市

井間見婦人女子皆濃粧艷飾因問從行者  
或荅云風俗使然少艾者僧之寵下此則皆  
道人所有白遂戲題一絕于壁云紅紅白白  
好花枝畫被山僧折取歸祇有野薇顏色淺  
也來鈎惹道人衣勝見巫命去之然已盛傳  
矣

秀之斜塘有故宋大姓焉家富饒田連阡陌  
宗族雉盛衍而子孫多不肖祖父財產廢敗  
罄盡郡人金方所談辭滑稽為賦誦好曼戲



因據其事成近體一律云興廢從來固有之  
尔家成然欠扶持諸墳掘見黃泉骨兩觀  
成白地皮宅春皆為撐目兔舍人搥作縮頭  
龜強奴猾幹欺凌主說與人家子弟知夫兔  
撐目望月而孕則婦女之不夫而妊也其家  
有道觀二所語雖鄙俚然為人後者見此寧  
不知懼也哉

達達樂器如箏秦琵琶胡琴渾不似之類所彈  
之曲與漢人曲調不同

大曲

哈八兒圖

口温

也著倘兀

畏兀兒

閔古里

跋回土魯海

舍舍弼

搖落四

蒙古搖落四

閃彈搖落四

阿耶兒虎

答罕

謂之白翎  
雀雙手彈

桑哥兒苦不丁

江南謂之孔  
雀雙手彈

苦只把失

品弦



小曲

阿厮隄扯弱回盞曲雙手彈

哈兒火失哈赤黑雀兒叫

阿林捺花紅洞洞伯

曲律買者歸

北疇兀兒把擔葛失

削浪沙馬哈

相公仙鶴

阿丁水花

回回曲附

依里計外馬黑某當當

清泉當當

周中父之翰寒夜擁爐爇火見餅內所挿拆技

梅花冰凍而枯因取投火中戲作下火文云

寒勒銅瓶凍未開南枝春斷不歸來這回勿

入梨雲夢却把芳心作死灰共惟地鑪中處

士梅公之靈生自羅浮派分使嶺形若搗木

稜稜山澤之臞膚如凝脂凜凜雪霜之操春



魁占百花頭上歲寒居三友園中玉堂芳舍  
總無心金鼎商羹期結果不料道人見挽便  
離有色之根夫何冰氏相凌遽逐華胥之國  
玉骨擁鑪烘不醒深窈剪紙竟難招紙帳夜  
長猶作尋香之夢鴛窠月淡尚疑弄影之時  
雖宋廣平鐵石心腸忘情未得使華光老冊  
青手段摸索難真却愁零落一枝春好與茶  
毗三昧火惜花君子還道這一點香魂今在  
何處嗟炯然不逐東風散只在孤山水月中

一人娶妻無元表可潛眉之如夢令云今夜盛  
排筵宴准擬尋芳一遍春去已多時間甚紅  
深紅淺不見不見還你一方白絹

世有男子雖娶婦而終身無嗣育者謂之天阉  
按黃帝鍼經由黃門晉海西公嘗有此疾北  
齊李度生而天阉按黃帝鍼經曰人有其傷  
於陰陰氣絕而不起陰不能月然其鬚不去  
宦者之獨去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宦者去  
其宗不傷其衝脈血寫不復皮膚內結唇口



不榮故鬚不生黃帝曰其有天宦者未嘗被  
傷然其鬚不生其故何也歧伯曰此天之所  
不足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唇口  
不榮故鬚不生又大般若經載五種黃門云  
梵言扇撓五皆切半擇迦唐言黃門其類有五  
世一曰半擇迦總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  
曰伊利沙半擇迦此云如謂他行欲即發不  
見即無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撓半擇  
迦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四言博义

半擇迦謂半月能男半月能女五曰留挈半  
擇迦此云割謂被割形者此五種黃門名為  
人中惡趣受身處然周禮閹人鄭氏註云閹  
真氣截者宋趙忠惠帥維揚日幟僚趙叅議  
有婢慧黠盡得儕輩之歡趙昭之堅拒不從  
疑有異強即之則男子也聞于有司蓋身二  
形前後姦狀不一遂寘之極刑近李安民嘗  
於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交際一再漸  
且男形蓋天真未破則彼亦不自知然小說



中有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事正相類而此  
外絕未見於古今傳記等書豈以為人之妖  
而汗筆墨不復載乎晉五行志謂之人疴患  
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  
性尤淫亂此亂氣所生也王曆通政絃男女  
兩體主國淫亂而二十八宿真形圖所載心  
房二星皆兩形與丈夫婦女更為雌雄此又  
何耶異物志云靈徑一不自為陰陽故能媚  
人褚氏遺書曰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又

曰感以婦人則男脉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脉  
順指皆天地不正之氣也事載周密癸辛雜  
識

中原紅寇未起時花山賊畢四等僅三十六人  
內一婦女尤勇捷聚集茅山一道宮縱橫出  
沒畧無忌憚始終三月餘三省撥兵不能收  
捕殺傷官軍無數朝廷召募驍徒朱陳率其  
黨與一鼓而擒之從此天下之人視官軍為  
無用不三五年自河以南盜賊充斥其數也



夫

宇文公諒字二貞湖州人初領鄉貢入浙省試  
院頭場占一席合其案上有宇文同知四字  
不知何人書試官考卷以文不中式將黜之  
時坐主龍麟洲先生江西老儒也年八十餘  
始過江浙力主此卷卒置榜中及會試果登  
高第授同知婺源州事雖曰爵祿前定蓋亦  
陰德所致人鮮有知者公年少時嘗館授巨  
室其閨愛中夜奔堅拒不納明旦託以他故

歛書告別此非陰德也與

俞俊其先嘉興人今占籍松江上海縣娶也先  
普化次兄丑驢女也先普化長兄觀觀死蒸  
長嫂而妻之次兄丑驢死又蒸次嫂而妻之  
俊妻母也既而亦死俊縛絲繒為祭亭綴銀  
盤十有囚于亭兩柱書詩聯盤中云清夢斷  
柳營風月菲儀表梓里葭莩蓋柳營暗藏亞  
夫二字菲儀謂菲人表梓謂昧子摠賤娼濫  
婦之稱葭莩皆是夫也郡人莫不多其才而



譏其輕薄如此又嘗詣妻父墓所題於廬壁  
曰拍舟在河可謂節乎二嫂治接可謂義乎  
覆宗絕祀可謂孝乎先刺妻母中刺也先普  
化未刺妻之弟博顏帖木兒也博顏帖木兒  
無他兄弟因利也先之財願繼其後竟不恤  
親父小宗之祀為重故云博顏帖木兒將赴  
鄉試謂人曰若忝一薦有司以禮敷遣先就  
北宅上馬赴府公宴畢却歸新宅下馬北宅  
丑驢所居新宅也先普化所居人戲之曰昔

人有二天今子有二父何其幸欵博顏帖木  
兒報甚俊弱冠時從顧琛淵白游負氣教物  
當伯顏太師柄國日嘗賦清平樂長短句云  
君恩如草秋至還枯槁落落殘星猶弄曉豪  
傑消磨盡了放開湖海襟懷休教鷗鷺驚猜  
我是江南倦客等閑容易安排手橐留業起  
之處後與葉交惠竟訴于官必欲構成其罪  
實緣賄賂浙省移淮中書省咨劄付儒學提  
舉司議得古人寄情遣興作為閨怨詩詞多



有指夫為君者然此亦當禁止以故獲免罪  
戾而所費已幾萬定矣至正丙申者張士誠  
僭號誠王據有平江日又以賄通松江偽尹  
鄭煥署華亭用酷刑剝邑民恨入骨髓  
郡士袁海叟有詩曰四海清寧未有期諸公  
衮衮正當時忽起一日天兵至打破王婆醋  
鉢兒或者不知酷鉢之義以問叟叟曰昔有  
不軌伏誅暴死于竿王婆買醋經過其下適  
索朽屍墜醋榼為其所壓著地而碎王婆年

老無知將謂死者所致願謂反曰汝只是未  
識魯喫惡官司未聞者皆絕倒

某譜

通玄集  
通遠集  
清遠集

清樂集  
幽玄集  
機深集

增廣通遠集  
玄玄集

忘憂集

謝景陽居松江北郭結壇於家行召見法至正  
十一年官兵下海勅捕方國珍傳云賊中有



人能呼召風雨必得破其法者乃可擒討千  
機戶也先等遂以謝薦摠兵官給傳致請省劄  
有云叅裁軍事必訪異人既達天時當為世  
用時知府王克敏廉介端散有聲有時不得  
已親造其廬起赴軍前其術一無所驗自後  
全軍敗衄吁宰臣統大兵數十萬勦除草竊  
如拉朽耳而乃延一方士則其機畧安在哉  
嘉興摠管凌師德以文章政事自居同僚莫敢  
與抗然其行實貪汙頗聞人有譏議因出對

云竹本無心外面自生枝節貢推官對云藕  
因有竅中間抽出絲毫蓋諷之也

平江承天寺遭回祿殿宇一空僧悅楚南來住  
持施財者雲集遂大興土木之工金碧殊勝  
有加於昔或勸題梁悅不從曰嘗有俗人未  
暫居悅陞鎮徑山卒高郵兵攻破城張士誠  
據以為宮佛像悉毀壞銅觀音鑄為錢既投  
降作太尉別造府越四五年復為寺

吳興錢泰富云至正初二貢自嘉興來平江貢



舟至海口收市舶貨行二十餘里兩道人詣  
舟求度一負磬一持鬼神像既上舟去巾服  
乃兩甲者從像中出二長刀叱曰吾逐盜至  
此汝真盜也舟人陽應曰我固知為盜顧無  
以發今壯士誠與吾意合此未可前途乃可  
耳故紆行且曰二盜已落公手願治酒助公  
勇遂命妻取酒勸甲者連暮醉抽其刀斫賊  
其一躍起復斫之二盜盡死舟還二賈泣且  
拜曰非公吾幾不免虎口遂以白金二餅為  
舟人壽吁決死生於片危之際不負賈之託  
不謂之義丈夫可乎

至正庚子秋七月九日飲松江泗濱夏氏清樾  
堂上酒半折正開荷花置小金卮於其中命  
歌姬捧以行酒客就姬取花左手執枝右手  
分開花瓣以口就飲其風致又過碧筒遠甚  
余因各為解語孟生客成曰然

張句曲戲題黃大癡小像云全真家數禪和口  
鼓負子骨頭吏員臍腑唐伯剛題却仲誼小



像云七尺軀威儀濟濟三寸舌是非風起一  
雙眼看人做官兩隻脚沿門報喜仲詭云是  
誰是誰伯剛云是你是你

張明善作北樂府水仙子譏時云鋪眉苦眼早  
三公裸袖擅拳享萬鍾胡言亂語成時用大  
網來都是快上声說英雄誰是英雄五眼雞  
岐山鳴鳳兩頭蛇南陽卧龍三脚猫涓水非  
熊

今人卜卦以銅錢代著便於用也又有以錢八

文周圍鋪轉而取六爻各白金井闌但乾卦  
初爻及陰之泰不可變蓋止有六十二卦耳  
此法不可用

至正十二年歲壬辰秋靳黃徐壽輝賊黨攻破  
昱嶺關徑抵餘杭縣七月初十日入杭州城  
偽帥項蔡揚蘇一屯明慶寺一屯北關門妙  
行寺稱弥勒佛出世以惑衆浙省叅政樊執  
敬死于天水橋寶哥與妻同溺于西湖其城  
不殺不淫招民投附者署姓名于簿籍府庫



金帛悉輦以去至二十六日浙西廉訪使自  
紹興率監場竈丁過江同羅木營官軍寇復  
城池賊遂潰散三平章定定逃往嘉興即中  
脫脫過江南越數日攜省印來會權署省事  
至是亦回四平章教化自湖州統軍歸舉火  
焚城殘蕩殆盡附賊充偽職者范縣尹等明  
正典刑里豪施遵禮顧八為迎敵官軍尚于  
市家產悉沒縣官明慶姓行止然省都事必  
下生失守城池罷黜不叙省官復任如故

朝廷法度既隳刑賞失宜欲天下宴安不可復  
得矣

畫家十三科

佛菩薩相

玉帝君王道相

金剛神鬼羅漢聖僧

風雲龍虎

宿世人物

全境山水

花竹翎毛

野驃走獸

人間動用

界畫樓臺

一切傍生



耕種機織

雕青嵌綠

退耕錄卷之二十八

退耕錄卷之二十九

張士誠弟兄四淮南秦州白駒場人秦州地濱  
 海海上鹽場三十有六隸兩淮運鹽使司士  
 誠與弟士義士德士信並駕運鹽綱船兼業  
 私販初無異於人先是中書省右丞相脫脫  
 在任災異疊見黃河變遷至正十一年遣工  
 部尚書賈魯役民夫一十五萬軍二萬決河  
 故道民不聊生河南韓山童首事作亂以弥



勒佛出世為名誘集無賴惡少燒香結會漸  
致滋蔓陷淮西諸郡繼而湖廣江西荆襄等  
處皆淪賊境山東杜遵道以李氏子為主起  
汝寧蕭縣李二老彭張君用攻陷徐州李二  
魏芝麻李鉅普勝徐壽輝即真一據蘄黃鎮  
南班據江東又有毛貴陳友諒輩不可枚數  
分據各處方國瑛弟兄煽聚台州海上朱定  
一陳賢五江宗三作亂江陰初王克柔者亦  
泰州人家富好施多結游俠將為不軌高郵

知府李齊收捕于獄李華甫與趙張四素感  
克柔恩謀聚眾劫獄齊以克柔解發揚州後  
招安華甫為泰州判曰為千夫長十三年五  
月士誠又與華甫同謀起事未幾士誠黨與  
十有八人共殺華甫遂併其眾焚掠村落驅  
民為盜陷通泰高郵自魏誠王改元天祐設  
官分職把截要衝南北梗塞立淮南行中書  
省於揚州以沈其勢既而亦招安之立義兵  
元帥府以官其黨無狙詐百出卒不就降殺



知府李齊十五年五月攻破揚州路殺淮南  
行首叅政趙璉士義被獲伏誅既而退還高  
郵至九月二十五日又攻破揚州適湖廣行  
省右丞阿魯恢引苗軍來十月初一日復退  
丞相脫脫親統大軍以擒之衆號百萬旌旗  
輜重首尾千里以為高郵刻日可平然脫脫  
與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專權日久及出  
師遂有議其後者詔脫脫安置淮安路也先  
帖木兒安置寧夏路別選相臣統其兵詔朱

下時部將董搏霄每對脫脫言天兵南下勢  
如破竹今老師費財何面目歸報天子不若  
先攻其易脫脫從其言分兵破天長六合賊  
皆潰散所殺者悉良民及攻高郵墮其外城  
城中震恐自分亡在旦夕忽聞詔解其權勇  
氣百倍出城拒敵諸衛鉄甲軍抱不平者盡  
皆散去或相聚山林為盜高郵不可得而復  
矣江陰群寇互相吞啖江宗三朱英分黨戕  
殺宗三將入城殺英時英就招安為判官州



之僚佐無如之何遂申白江浙行省云朱英  
謀反省差元帥觀孫歷境觀孫利其貨賂逗  
遛不進英因乘間挈家逸去過江求救於士  
誠仍質妻子借兵復讐士誠初亦疑惑弗聽  
英盛陳江南土地之廣錢糧之多子女玉帛  
之富以動其中於是先遣士德率高郵賊衆  
擊橫州渡鎬山十六年正月朔攻破常熟州  
江南自兵興以來官軍死鋒鎬郡縣荐罹饑  
饉鄉村農夫離父母棄妻子投充壯丁生不

習兵而驅之死地以故烏合瓦解卒無成功  
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有旨得便宣行  
事陞漕運萬戶脫因為叅政統領官軍民義  
捍禦境上平江達魯花赤六十病亡陞松江  
府達魯花赤哈散沙為平江達魯花赤領兵  
出戰除都水庸田使貢師泰為平江總管巡  
守城池吳江境上止有元帥王與敬官軍一  
戰而敗死者過半殘兵千餘欲走入城城中  
閉門不納退屯嘉興旋抵松江士誠賊衆繞



三四千人長驅而前直造北門弓不發矢矧  
不接刃明旦緣城而上遂據有平江路二日  
壬子朔也劫掠數殺慘不忍言脫因匿俞家  
園自刎不死游兵殺之冷散沙在境外聞城  
破自溺死既而崑山嘉定崇明州人相繼來  
降繼揚蘇昌齡比先避亂居吳門士德用為  
參謀稱曰蘇學士跋承天寺佛像為王宮易  
平江路為隆平郡立省院六部百司凡有寺  
觀菴院豪門巨室將士爭奪分占而居了無

虛者幾月進攻嘉興全師覆沒與敬據松江  
叛以城降常州豪俠黃貴甫間道歸歎許為  
內應不戰而城破易為毗陵郡分兵入湖州  
一鼓而得易為吳興郡隆平太守周仁家本  
鍛工稍習吏事性資深刻與士德同心膠力  
躬親細故三月癸巳士誠來自高郵服御器  
用皆假象輿改至正十六年為天祐三年國  
號大周曆時設學士負開弘文館以陰陽術  
人李行素為丞相第士德為平章提調各郡



兵馬蔣輝為右丞居內者理度務清元明為  
左丞鎮吳興史文炳為樞密院同知鎮松江  
郡州縣正官郡稱太守州稱通守縣仍曰尹  
郡同知稱府丞知事曰從事餘則損益而已  
南向欲取嘉興嘉興則有叅政楊完者統領  
苗獠徭撞名曰谷刺罕守禦甚堅屢攻不克  
秋八月文炳大舉兵臨其東門悉為所殲文  
炳僅以身免士德又與與敬提兵入杭州軍  
氣甚銳杭州大軍歛鋒不敵丞相退避蕭山

士德軍檢利虜掠羅木營萬戶普賢奴乃慶  
元路萬戶全駒兒之子年未弱冠智勇過人  
率兵先出完者都領苗軍繼進民亦挺身巷  
戰士德大潰收拾殘兵十喪八九及攻海鹽  
又為乍浦鍾氏所撓後得馬道驍勇禽獲苗  
軍無筭西南接境賴此無虞不然松江非士  
誠有矣崑山數為方國珍海軍攻擊託丁氏  
往來說合結為婚姻崑山之民幸遂蘇息湖  
之長興武康與廣德相界花鎗軍出沒之地



雖互有勝負然亦不勝其苦所跨三州皆鄰  
勅敵可畏者特集慶一軍最盛陸則無  
宜與長興水路則太湖士馬震耀舳舻相衝  
自後長興陷常州又陷士德戰敗被擒俘致  
集慶俾其作書勸士誠歸附士德以身徇之  
終無降意士誠勢窮力迫願就丞相招安使  
者徃返訖莫成就仁親詣江浙省堂具陳自  
願休兵息民之意議始定時十八年秋八月  
也朝廷詔赦其罪後授士誠太尉開府平江  
密院于平江以設其官屬

士誠以下授爵有差立江淮分省江浙分樞  
道家者流為人典行醮事曰高功其有行業精  
白者則必移檄南岳魏夫人請借仙鶴或二  
隻或四隻青鸞導衛翔鸞澄空昭揚道妙往  
往親見之倘讀本草有云降真香出黔南伴  
和諸雜香燒煙直上天台鶴得盤旋於上注  
按仙傳云燒之或引鶴降醮星辰燒之甚為  
第一度錄燒之功力極驗若然則鶴之來香



所致也非歟

長編所載宋二十一帝蓋自順宣僖三祖及太

祖太宗真仁英神哲徽欽高孝光寧理度少

帝并端宗帝昺

吾衍子行開居錄云舜生諸馮及馮婦等皆音

皮冰切古不音符音切也馮婦與徐夫人皆

男子三國時有豎艷乃笑人附陸抗傳當音

結不音豎也

條侯周亞夫自未侯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

君後三歲而侯見史記絳侯傳註謂索隱曰  
應劭云負河內溫人老嫗也按楚漢春秋高  
祖封負為鳴雌侯是知婦人亦有封邑

趙公琪字元德官至贈湖廣行省叅政謚文惠

臨淄人飄然有神仙思帝使方士燒水銀礫

黃朱砂黃金等物為神丹以資服食有玉溪

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為神仙數訪公授以其

術久久隱去人或以為不死公思之一日見

其至喜而固留之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



浴公即具浴先生就浴室久之不聞聲且  
暮公親候之見其光昱然在水上圓如初日  
出不復見先生所在先生書藏公家今稍稍  
傳人間虞文靖序其事如此云  
嘗讀金黃華老人詩有招客先開四十雙之句  
殊不可曉近讀雲南雜誌白夷有田皆種種  
其佃作三人使二牛前牽中壓而後驅之犁  
一日為一雙以二之為已二已為角四角為  
雙約有中原四畝地則老人之詩意見矣

骨吐犀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蓋以毒攻  
毒也故曰蠱毒犀唐書有古都國必其地所  
產今人訛為骨吐耳

奉化陳氏婦以貞節稱者五人初陳元娶竺氏  
生子侗而元卒竺氏年終二十二義不再適  
後三十三年卒侗娶瓊氏生子瑞泰二人侗  
亦以疾夭瓊氏年二十六後五十八年卒瑞  
娶王氏生子通甫而瑞復夭王氏年三十後  
五十五年卒通甫娶樓氏樓氏甫笄歸于陳



至二十六而寡父母欲奪其志泣不從其姑  
王氏年老樓氏事之尤謹姑卒歛葬悉如禮  
子四人長養才娶樓氏生子孟雍孟熙而養  
才遇疾不愈方卒時樓氏年二十六所守如  
其姑云

隴西李子平氏子茂德聘同郡張氏女年十七  
歸李氏生子庸甫六歲而寡舅姑憐其少也  
欲嫁之使左右風之即引刀截髮以見志乃  
止茂德之弟仲德亦蚤卒其妻張氏年二十

有八生子慶方亂二誓不再適後弟希賢妻  
陳氏二十有四希賢卒時其子慶方孕四月  
守志益一腔一門三婦以貞白聞庸至正間  
仕至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推恩贈父同知  
王益州路總管府事隴西郡伯母封隴西郡夫  
人再調闕袁宣慰階中奉大夫而夫人姑卒  
黃龍洞在吳興郡北去城闔廿里枕太湖其  
山皆怪石林立中有一石最尊上大其本小  
危立如種自石上湧起輕撼則搖動稍加力



排輒不動人甚異之洞旁壁立千仞頗瞰不能見底投以石不應以聲呼則相答深宵不能測每歲旱郡民禱之東坡先生曾遊題詩述龍之跡山谷先生書黃龍洞三字刻猶存王古心先生筆錄內一則云方外交青隆鎮隆平寺主裁僧永光字絕照訪予觀物齋時年已八十有四詰次因問光前代裁經接縫如一線日久不脫何也光云古法用楮樹汁飛麩白芨末三物調和如糊以之黏接紙縫永

不脫解過如膠漆之堅先生上海人

人欲娶妻而未得謂之尋河覓井已娶而料理家事謂之擔雪填井男婚女嫁財禮奩具種種不可闕謂之投河奔井凡納婢僕初來時曰插盤珠言不撥自動稍久曰筭盤珠言拚之則動既久曰佛頂珠言終日凝然雖撥亦不動此雖俗諺實切事情

一錢太守劉寵廟在紹興錢清鎮王叔能叅政過廟下賦詩曰劉寵清名舉世傳至今遺廟



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也學先生棟丈錢  
全真紀實云金主亮貞元元年有吏員咸陽人  
王中孚者倡全真教談馬丘劉和之其教盛  
焉章宗泰和四年元學士作紫微觀記所載  
詳悉

馬伯傑山東鄒縣人父某拜江南行臺監察御  
史不以家行傑獨與母居盜起汝穎轉畧齊  
魯境傑負母匿草間母死倉卒不能舉勉歛  
聚石葬鄆地西盜入鄆城傑伏于墓上衆欲

驅而前脅以白刃傑大慟曰母在此母在此  
盜曰此孝子也乃舍之復遺以衣糧既而邑  
剽兵失墓所在求之二年得於榛莽中故衣  
尚存姑克遷祔祖塋御史轉浙西憲僉留江  
南者八年遂冒鋒鏑間走數千里省之錢唐  
人咸稱為馬孝子云

天台金沙里女王靜安年十七歸同邑楊伯瑞  
為樞密院斷事官未幾死于兵靜安守節不  
嫁摧貴爭求之至截髮自剄不殊



宋葉寘坦齋筆衡云陶器自舜時便有三代迄  
于秦漢所謂甕器是也今土中得者其質渾  
厚不務色澤末俗尚靡不貴金玉而貴銅磁  
遂有祕色窑器世言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  
不得臣度用故云祕色陸龜蒙詩九秋風露  
越窑開奪得于峯翠色來如向中霄盛沆瀣  
共秘中散闕遺括乃知唐世已有非始於錢  
氏本州必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  
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窑  
為魁江南則處州龍泉縣窑質頗愈厚政和  
間京師自置窑燒造名曰官窑中興渡江有  
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製故京遺製置窑  
於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窑澄泥為範極其精  
緻油色瑩徹為世所珍後郊壇下別立新窑  
比舊窑大不侔矣餘如烏烏泥窑餘杭窑續  
窑皆非官窑比若謂舊越窑不復見矣



退耕錄二十九卷

此書大示利天論以是為國富金銀其難  
於書大示利天論以是為國富金銀其難  
於書大示利天論以是為國富金銀其難  
於書大示利天論以是為國富金銀其難  
於書大示利天論以是為國富金銀其難  
於書大示利天論以是為國富金銀其難  
於書大示利天論以是為國富金銀其難  
於書大示利天論以是為國富金銀其難  
於書大示利天論以是為國富金銀其難  
於書大示利天論以是為國富金銀其難

退耕錄卷之三十五

天台陶宗儀 九成

周禮璽節節氏註云璽節者今之印章  
也按許慎說文云印執政所持信也  
徐鍇曰從爪子以持信也 衛宏云  
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鈕惟  
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  
稱璽獨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 七  
推之時臣下璽始稱曰印漢制諸侯王



金璽王之言信也古者印璽通名漢  
舊儀云諸侯王黃金璽橐佗鈕又曰  
璽謂刻玉璽王之璽列侯黃金印龜  
鈕文曰某侯之章丞相太尉與三公  
前後左右將軍黃金印龜鈕文曰章  
中二千石銀印龜鈕文曰章千石六  
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印  
鼻鈕文曰印

天官圖

建武元年詔諸侯王金印綬綬公侯金

印紫綬中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千  
石至四百石以下銅印黑綬及黃綬  
陳制金章或龜鈕熊鈕羅鈕羔鈕鹿鈕銀印  
章或龜鈕熊鈕羅鈕羔鈕鹿鈕銀印  
或珪鈕兔鈕銅印車環鈕 吾衍云  
漢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與  
隸相通後人不識古印妄意盤屈且  
以為法大可笑也多見故家截得漢  
印字皆方正近手隸書此即摹印篆



也  
王休嘯堂集古錄所載古印正與相合  
凡屈曲盤面唐篆始如此今碑刻有  
魯公官誥尚書省印可考其說  
漢晉印章皆用白文大不過寸許朝爵  
印文皆鑄蓋擇日封拜可緩者也軍  
中印文多鑿蓋急於行令不可緩者  
也古无押字以印章為官職信令故  
如此耳

唐用朱文古法漸廢至宋南渡絕无知  
此者故後宋印文皆大繆 白文印  
皆用漢篆平正方直字不可圓縱有  
斜筆亦當取考寫過 三字印右一  
边一字左一边兩字者以兩字處与  
一字處相等不可兩字中斷又不可  
十分相接四字印若前二字交界有  
空後二字无空須當空一畫別之字  
有有脚无脚故言及此不然一边見



分一边不分非法度也

軒齋等印古无此式唯唐相李泌有端  
居堂白文玉印或可照例終是白文  
非古法不若只從朱文朱文印或  
用篆体篆不可太恠擇其近人情免  
費辭說白文印用崔子玉寫張平  
子碑上字及漢器上并碑蓋印章等  
字最為第一

凡姓名表字古有法式不可用篆篆及

朱文白文印必逼於边不可有空空  
便不古朱文印不可逼边須當以  
字中空白得中處為相去庶免印出  
边与相倚无意思耳字宜細四旁有  
出筆皆帶边須細於字边若一体  
印出时四边虛紙皆昂起未免边肥  
於字也非見印多不巨曉此黏边朱  
文建業文房之法多有人依款識字  
式作印此大不可蓋漢时印法不魯



如此三代時却無印字者慎此周禮雖有圭節及或金掌其媿惡揭而圭之說註曰印其實手執之印也面正刻字如秦氏圭而不可印則字皆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問字反淳朴如此若戰國時蘇秦六印制也淮南子人間訓曰魯君召子貢授以大將軍印劉安寓言而先辭耳道字唐人雖有不曾有印故不可以

道字作印用也

三字屋扁唐印有法凡印文中二三字

忽有自然空缺不可映帶者听其自

空古印多如此

凡印僕有古人印式二冊一為官印一

為私印具列所以實為甚詳不若曩

堂集古錄所載只具音釋也

凡名其印章不若只用印字最為正也

二名者可回文寫姓下著印者在右



二名在左是也單名者曰姓某之印  
却不可回文寫名印內不得著氏字  
表德可加氏字宜審之  
表字印只用二字此為正式近人欲弄  
姓氏於其上曰某氏某若作姓某父  
古虽有此稱係他人美已却不可入  
印人多好古不論其原不為俗亂可  
漢人三字印非複姓及无印字者皆非

名印蓋字印不當用印字以亂名  
漢張安字幼君有印有張幼君右一字  
左二字唐呂温字化光有印曰吕化  
光妙亦三字表德式 諸印下有空  
處懸之最佳不可妄意伸開或加屈  
曲務欲填滿若寫得有道理自然不  
覺竟空也字多无空不必問此  
李陽冰曰摹印之法有四切倣造化真  
諸鬼神謂之神筆畫之外得微妙法



謂之奇藝精于一規矩方圓謂之工  
繁商相泰布置率謂之巧  
趙彥衛曰古印文作白文蓋用以印泥  
表紫泥封詔是也今之朱印及倉教印  
近之矣自有紙始用朱字間有為白  
字者  
通典云北齊有木印長一尺廣二寸五  
分背上為鼻鈕長九寸厚二寸廣七  
分腹下隱起篆文曰督攝萬機惟以

印籍縫今齟合縱條印蓋原於此秦  
時有八体書三曰刻符即古所謂繆篆  
五曰摹印蕭子良以刻符摹印合為  
一体  
徐鍇謂符者竹而中刻之字形半分理  
亦應別為一体摹印屈曲慎密則秦篆  
文也子良誤合之

宣和譜四卷  
楊克一扁書譜一卷又  
各集古印格  
王厚之復齋印譜



顏叔夏古印譜二卷 姜夔集古印譜一卷 吾衍古印文二卷 趙孟頫印史二卷

浙西銀工之精于手藝表之有聲者屈

翁指不多數也朱碧山嘉興魏塘人

謝君餘 平江人 謝君和同上 唐俊

卿 杉江

祖孝子浩然字春吾建寧浦城人前世儒

家至元中盜黃華起政和朝廷命將

帥師往討未至盜已就縛回軍經浦

城焚其廬舍 子母全氏遭掠而北

是時孝子年六歲母子相失獨與父

老居不聞問者二十又八年至大三年

福建閩府檄為三山書院山長將之

任或告之曰而母在河南而不乞名

其地孝子欣然棄職辭父為河南行

既渡江抵河南每舍逆族行道途間

聞揮南音者必就與語庶幾有所遇



也當時從軍之人猶有存者或曰此  
有趙副使故為軍校歸自軍中得婦  
人全氏非而母也耶趙死而家替全  
氏歸蒙古氏挈之而南當在汝鄧間  
耳

孝子知母尚在驚喜遂回汝州拉鷄路  
山不遇行八百里至牛蹄白石不遇  
又行七百余里至棗陽崔橋又不遇  
然自离汝州行路既遠知母所鄉停

車道傍投宿旅舍卒其狀以問人頗  
有相酬答可物色或指唐州以告曰  
彼有別蓋山可尋討也孝子夢神人  
顧而言有月圓再圓之語既寤言猶  
固在耳益喜忤自崔橋三百余里至別  
蓋訪其母在焉既見相与抱持涕泣  
而七月之望也神人之言於是有徵矣  
番別蓋半月舟具奉母南歸當時聞  
其事者自



朝達達官以至湖海名勝莫不歌詩  
以美之多至數十百篇往往幸朱壽  
昌事以為比會稽韓莊節生先性作  
孝子傳行于世世見其節其節其  
周易痴處館講授賓主不合遂作白日  
圖文飄然而去其文曰听之不聞視  
之不見子以我為隱乎用之則行舍  
之則藏吾亦從此逝矣未得青雲路  
且坐白日園飯蔬食樂亦在中素

貧賤不顧乎外茲承賢主人不取通  
士乃求拘儒匪我求童蒙取其交以  
道愧以礼擇師教子弟蓋亦據於得  
依於仁園土而居重門以待當午耳  
不听淫目不視惡將以塞其兌閉其  
聰然

而口不絕吟手不停披安宅存其心養  
其性黃芽若就白髮已空常念流地  
上之白水真人且作鎖洞門之清溪



道士子其子親其親固宜造次必於  
是顛沛必於是尔為尔我為我安肯  
而哀矜而辟焉教情而辟焉不越文字  
之間

自行束脩以止受夙魔貶為自在因  
口出雌黃用狙翁朝四暮三之術目  
生虛白披羲皇天一地二之圖有朋  
自遠方來與進也與退也使君從也

中入

凡或止之或居之俾我行其庭不見其  
人而子過我門不入我室望而未見  
招之不來所不與同心指蒼天而為  
證亦欲從遊耳曰黃昏以為期不以  
我為貧知有時為春所願諸生人十  
已十以一識百  
師也過商也不及尚得夫子之中庸  
參也魯回也過如愚竟傳聖人之道  
也



統而其詩書无崇筆墨有灵蟬蛻汗  
濁之中鳳翔塵埃之表排雲叫閭闔  
吐三千丈豪氣之沉埋乘風掃蓬萊  
評由以一瀟百

百万億顛厓之辛苦薄萬剖門闥洞  
開縱意所如從吾所好只說五千言  
乘牛出函谷頭与関門令尹遊手腰  
纏十万貫騎雀上揚州皆曰閑人先  
生來也道云一判非亡其氣不見其

凡官車晏駕棺用香楠木中分為二割  
肖人形其廣狹長短僅足容身而已  
殮用貂皮袂皮帽其靴鞵擊腰盒鉢  
俱用白粉皮為之殉以金壹瓶二盞  
一椀樛筋各一殮訖用黃金為箍四  
條以束之輿車用白氈青緣納失  
為簾覆棺亦以納失為之前行用  
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騎馬牽馬一  
匹以黃金飾鞅轡以納失謂之



金灵馬

髹器

黑光 凡造梳櫟盤盂之屬其胎骨  
 則梓人以脆松劈成薄版於旋床上  
 膠粘而成者曰捲素髹工買耒刀刻  
 膠縫乾淨平正夏月无膠泛之患却  
 場牛皮膠和生漆微歛縫中名曰梢  
 富法 聿然後膠漆布之方加粗灰  
 乃磚瓦搵屑篩過分粗中細畢也

膠漆調和令稀稠所得如髹工自家

造賣低互之物不用膠漆止用猪血

厚糊之類而以麻筋代布所以易壞

也粗灰過停令日久堅實沙皮擦磨

却加中灰再加細灰並如前又停日

久磚石車磨去灰漿潔淨一二日候

乾燥方漆之謂之糙漆再停數月車

磨糙漆

絹帛裊上声去漿近才用黑光黑光



者  
用漆斤兩若干煎成膏再用漆如上  
一半加雞子清打勻入在內日中晒  
翻三五度如栗殼色入前項所煎漆  
中和勻試緊看簡慢若緊再晒若慢  
加生漆多入觸藥之即鉄漿沫用

生米醋煎此物乾為末入漆中名曰  
黑光用刷蘸漆之器物上不要見刷

痕停三五日待漆內外俱乾置陰處  
眼之然後用指光石磨去漆中顆  
上声指光石雞肝石也出杭州上柏  
三橋埠牛頭嶺

再用簞帕次用布帕次用菜油傳却  
用出光粉指方明亮

朱紅  
修治布灰一一如前不用糙漆却用  
暉朱桐葉色然後用良朱以漆煎成



膏子調朱如朱一兩則膏子亦一兩  
生漆少許看四时天色試簡加減冬  
夏加生漆顏色闔春秋色居中夏四  
五月秋七月此三月者顏色正且紅  
亮

鰻水好桐油煎沸以水試之看躡也方  
入黃丹膩粉无名異煎一滾以水試  
如蜜之状令冷油水各等分杖棒攪  
勻却取磚灰一分石灰一分細麵一

分和勻以前項油水攪和調黏灰器  
物上再加細灰然後用漆並如黑光  
法或用油漆亦可

只孫宴服者貴臣見饗於天子則服之  
今所賜絳衣是也貫犬珠以飾其肩  
背間膺首服亦如之



三教一源圖

健行 則用之

陰真 而不思

圓 執中 无物

儒理 禮義信性

知靜 本性命

惟一 神明妙合

首順 知則成

陽竟 而不勉

體 虛灵 无时

健相 无觀心

陰念 不与法縛

用 精進 負同

釋戒 識定

竟正 慧

圓竟

順受 无觀法

陽力 不取法

體 清淨 真如 无欠

道精

健元 乾綿二 善存

陰 金 真真

用 无形 玄之

貞 无

土 神

自然

順利 无勤

陽 木 同生地

體 无情 衆妙

Vertical text in the left margin,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道, 精, 順, 利, 貞, 真, 土, 神, 體, 自然.

Vertical text in the right margin,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健, 相, 陰, 念, 用, 體, 圓, 竟, 真, 如, 无, 欠, 无, 年.



銀錠上字号揚州元宝乃至元十三年  
大兵平宋回至揚州丞相伯顏令  
搜檢將士行李所得撒花銀子銷鑄  
作錠每重五十兩歸朝獻納世祖大  
會皇子王孫駙馬國戚從而頒賜或  
用貨賣所以民間有此錠也  
後朝廷亦自鑄至元十四年者重四  
十九兩  
十五年重四十八兩遼陽元宝乃至

元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征遼東所得  
銀子而鑄者

凡學宮翔望講說乃禮之常所屬上司  
官或者憲官至自教授學官暨學賓  
齋諭等皆講說一書然儒生未達時  
宜往二迂意多矣

秦定甲子開吳淞江省臺憲僚咸集時  
治書劉公濼源北方學者前謁先至  
先師其年值閏唐肖岩講書克典三



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  
歲大拂其意以為房校講說雖賤夫  
皂隸執鞭墜鐙之人皆令通曉今乃  
稽筭度數何為肖岩由是愜快而卒  
也

至元己卯冬分憲老翁公檢踏灾傷以  
復熟糧為急陸宅之講者刑罰薄稅  
歛一章公变色而作

至正辛巳知府楊度銳意浚河以吳利  
除害為已任時

憲僉其謁李宮主玉岩講焉別九州  
隨山濟川結意皆歸美於知府憲僉  
不悅而罷

丁酉歲張士誠據有姑蘇日遣蘇

守周仁來王可權講易泰卦蓋君子

道長小人道消之義周以為誠訕累

及諸執事皆停月廩惟錢先生伯全

父作訓導時行刑官至講欽哉



惟刑之恤哉講畢稱賞不已前數君子亦可為後人戒也  
王興教字可權淮西安豐人由浙省典吏充宣使後與董搏霄部下立功擢松江府判未任轉省都鎮抗升元帥及

至正丙申二月朔偽誠王張士誠紅軍破平江時與教兵敗逃嘉興又與苗軍參政楊完者不協乃投松江名

曰守城實欲悉倡婦董賽兒故也達魯花赤八都帖木兒知府崔思誠皆無制變之術激成其禍蓋其至也不郊迎之已自不悅越二日浙省又命元帥帖古列思等提兵而來鎮守城池

二帥抗衡不相上下帖古列思倉脚夫散以糧給器械斧号施令蓋意在逐與敵也



行十八日帖宴軍民官无一人至者  
至夜高麗兵在城內與敵下万户載列孫等率引軍卒自  
西門放火鼓譟而救官僚潰散寺觀  
民房悉化焦土檢括金帛財物塞滿  
舟船目与敵以人口輜重皆出西  
門高麗兵在城內  
二十四日完者下元帥蕭亮員成等  
率苗軍突至兵不与敵遂北出通波

塘而去投降士誠子女玉帛悉為苗  
軍所有民亦持挺相逐列孫孔鎮抚  
等死者过半

苗軍恣肆檢括截人耳鼻城中女婦多  
為淫汚房舍間有存者皆為焚燬靡  
有孑遺居民兩遭鋒鏑死者填街塞  
巷水為不流

四月初十日士誠下元帥史文炳一部  
兵馬自湖泖入古浦塘舳舻相銜旗



懺敵日苗軍一矢不交竟然潰散而  
南村野史曰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擾之  
卓哉斯言也初王与敬之戾上苟得  
一字土官已以智慮处之則不致若是  
况杉江尚侈靡習淫風者久矣余嘗扼  
腕而歎必有後日之患終為一賊倡及  
禍數万家非小变也与敬負逆賊之名遺臭万

年戴氏逞匹夫之勇卒喪其生皆自  
取之也

嘉興天寧寺有老僧曰果與座平生不  
畜積得名輒買酒飲長老念空海每  
歲遺衣段至正癸巳正月一日無疾  
而卒年百二歲  
潮逢谷水唯見浪月到雲間便不明松  
江古有此語谷水雲間皆松江别名  
也







耳尚必待主令之積金蓄谷倍息計  
贏奉之以利為念者於此寧不可  
鑒哉對面之師主師務問其所以  
嘉興科塘楊漚工髹鎗法清金銀良法  
凡器用什物先用黑漆為地以針刻  
畫或山水樹石或花竹翎毛或亭臺  
屋宇若公曰其器何物自欲易其  
或人人物故事一不完整然後用新  
漆羅漆若鎗金則調調磁粉日曬後角挑

挑黃若鎗良則調韶粉日曬後角挑  
挑嵌所刻縫罅以金薄或良薄依良  
匠所用紙糊卷罩

置金良薄在內遂旋細切取鋪已施  
漆上新綿指拭牢實但著漆者自然  
黏住其金良都在綿上於熨斗中  
燒灰甘鍋內鎔皺渾不走失矣蓋妙

矣此法亦見入內  
磨兜韃已見第九卷者李侍郎敷之



嘗揭磨甗堅三字於座隅磨甗堅  
者古之慎言人也

宋濂為鍼曰磨甗堅慎勿言口為禍門  
昔人之云磨甗堅人各有心山高海  
深玄德磨甗堅磨甗堅慎勿言

西州甲子年  
西州甲子年

退耕錄卷之三十

日西









